

名家讲堂



编者按

本栏特邀辅导老师苗雨时先生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5年11月13日3时在廊坊逝世,享年86岁。苗雨时先生与诗歌界特别是河北诗人以及《燕赵晚报》情谊深厚,长期以来始终关注文学新人的培训和发展,以对诗歌艺术的执着追求与开阔视野,多次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学术指导和稿件支持。苗老去世之前特意给《燕赵晚报》名家讲堂的稿子,至今还有二三篇待发。今特摘录部分遗风余泽,以示纪念。

关于当下诗歌现象的反思



苗雨时(1939-2025),河北丰润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当代诗评家,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资深教授,主要从事现代诗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余年。著有《我骄傲,我是一棵树——李瑛评传》《河北当代诗品百家》《临风绽放的玫瑰——当下网络女性诗人论》《河北当代诗歌史》《诗的审美》《燕赵诗人论稿》等。作为深耕教育的园丁,苗雨时先生主持开办了两届河北作家班,创办“雨时诗歌工作室”和《雨时诗刊》。主持、主办了北岛、陈超、林莽等诗歌研讨会以及以“文气说”理论评析郁葱命名的当代“燕赵七子”(东篱、晴朗李寒等),探讨地域诗歌与建安风骨的精神传承。他对“朦胧诗”的诗情阐释、他的“符号诗学”“生命诗学”等理念,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苗雨时

对诗歌话语过分怪异的追求

一个时期以来,诗歌写作,有两个倡导、两种艺术追求:一是西方形式主义的“陌生化”;一是语言学转向后的发挥语言的最大可能性。应该说,此种倡导和追求,对反拨流行的大词、圣词和过分庸常的口语化诗歌现象,是有一定的校正出新的意义的:促使诗写个性化和让读者产生新奇的阅读愉悦感。但这里的关键,是對抗麻痹的艺术感觉的敏锐,能从习以为常中发现新的奇异点,从而激活新的超越类聚化的想象。失去这个前提,就走上歧路,为语言而语言,为陌生而陌生,使话语失去了符号表意功能,带不来诗意的新质,甚至扭曲语言到了古怪的地步。这是很可怕的,这是很致命的。什么都不能过,过犹不及……

越写得像诗也许并不是好诗

初学写诗难免起于模仿。无可厚非。意象、运思、话语修辞,依样画葫芦。但写得多了,熟了,却不能止于模仿。否则,越写得像诗,都是别人的套路,迷失自我,可能越写不出好诗。写诗应有个人的主体性、个人的创造、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写法和语言。由于社会身份不同、生存境遇差异,诗人面对生活世界,必然有他自己独特的感觉、感受、感情、体察、领悟。包括感性与理性、显意识与潜意识。这些都是诗歌的文本源和薪火。由它们生长出话语,定型为诗。诗,在一定意义上,永远是诗人的“自我表现”。陈超说:“诗歌是诗人生命熔炉的瞬间显形。”只有认知了自我,把握了自己才情的特点和方向,才能写出属于自我的诗,写出真正的好诗!

当下诗写的两种倾向

有的诗,写了很多日常生活,似乎也很鲜活,枝枝叶叶,根根脉脉,但只是表象,缺乏穿透力,显得琐碎而无味。即使有的折返内心,但内心不够强大,有的亲和自然,但自然渐行渐远;有的梦回乡土,但乡村已经陨落;有的享受生活,但又有点只看眼前的浅薄。给人的感觉是,无奈而无力。与此相反,也有另一种,有的诗过于高远,过于强调意志、道德,拔着头发想上天,只在天堂漫游,而不识人间烟火,动不动就“存在”,就“天人合一”,缺乏真切、深沉的生命痛感,过于凌空蹈虚。除这两种诗的内质困顿外,写作本身的弊病是:不断地自我重复,缺乏原创和创新,安于既往,不思进取,甚或仿写、抄袭,严重败坏了诗歌风气……

AI时代诗评家要有自己的坚守

当今,处于人工智能时代,诗歌评论面临着比AI诗歌更大的挑战。时下,AI诗歌还比不上真正的有创造力的

个性化诗人。但AI诗评却远超出多数诗歌评论者,其理论框架高、广、深,一般为人们所不及。尤其是个别诗作的文本细读,准确、精当,更使一些诗评家无话可说。我从事诗歌评论写作四十余年,如今面对AI诗评,也感到力有不逮,却又心存不甘。

对于AI写作的技术生成,我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。在2024年《诗选刊》第9期上,曾发表一篇论文《从符号诗学视域看AI写作的生成及其前景》。我认为,语言作为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符号,是可以进行数字化处理的,因为词语是概念,与数字是具体事物的抽象表达,具有同质性。AI写作可以收集大量的词语信息,先将数据储存起来,然后按控制论的原理,依据一定的指令予以编程,建立相应的模型,最终形成系统性的完整文本。

此种AI写作的程序和方式,既适用于诗歌,也同样适用于诗歌评论。但由于诗歌带有情感色彩,感性成分较多,而诗歌评论则几乎是纯理性的,这样,诗评家的写作要想超过AI,便有了更大的难度,个人的智力,远不及AI的理性集成。所以,作为诗歌评论写作者,对待AI技术,我们一方面要弄清楚AI是怎么回事,可利用它搜集资料,也可借鉴它一些思路和词语,另一方面要坚守诗评家的个人主体性和人文情怀,并在批评实践中对AI有所超越。

诗歌这种文体,尤为讲究创作主体和创作对象之间的融通。因此,我们始终要坚守“生命诗学”的理念。诗的深刻,不只是理性的深刻,更是生命的深刻。这种深刻是AI写作所不易抵达的。凭着这种诗歌观念,我们才能对诗歌进行更加准确的解读。

AI诗歌评论,善于利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评两种资源。甚至它也运用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,甚或哲学与美学等理论视角。但是,其缺憾是磨灭了评论家的生命情致和生命体察,显得过于客观和冷峻。我们应对的方法全方位的印象批评、感觉进入、情感激荡、感悟深潜,形成心灵与诗人的对话、心灵与文本的对话,乃至心灵与自我的对话,从而,使诗歌评论成为真挚而惊奇的“灵魂探险”。同时,加入传记批评所未见诸报刊,而与诗歌文本有关的诗人的经历、逸闻轶事,以及评论家与诗人的私下交往或实地考察,这都是AI诗评所做不到的。

阅读现在一些诗评,颇有些程式化、套路化,甚至将一个诗人的评论搬到另一个诗人身上,似乎也没太多的违和感。这早已是诗评本身的弊端。AI时代的到来加剧了这一趋势。打破这种僵化套路,需要创新更多的批评体式,让诗歌评论更加生动活泼,更加多样化、诗性化。比如,借鉴古代诗评传统,创造现代的“诗品”“诗话”“诗说”,或者采用随笔式、以诗评诗等等。

为了实现对AI困境的突围,诗评家更应该葆有自我独立性,深化个人的审美体验,以独特的创造,构建起不可替代的话语系统和诗评风格。诗评家可以向AI学习,但更要拓展自己的思维,并在人生旅程中不断锻造人格风骨。一个真正的诗评家,倾情于诗歌,也真正懂得诗歌。他的评论文字,同诗人的创作一样,不是单纯的符号的操弄,而是带着他个人生命体验的存在的确证。

作品赏析:诗歌

雪花

董剑鹏

心怡,旋舞翩跹
冲破烟雾迷蒙的阻拦
不贪恋高高在上的宫殿
扑向心心念念心灵的家园

轻舞,如漫天音符
奏响天籁,缭绕枯枝的琴弦
坠下,更胜于飞扬
狂风中寻找憧憬和希望的落点

雪花多象蒲公英的羽舟
春天乘着它,飞入多彩的人间
泥土才是憩息的温床
等待融身,浸润出碧绿把大地装扮

这首《雪花》以轻盈灵动的笔触,描绘雪花从天空到人间的旅程。诗人赋予雪花人格化的意志——不恋高位,执着归乡,在狂风中追寻希望的落点。比喻清新别致,将雪花比作“蒲公英的羽舟”,承载春的讯息,最终融入泥土孕育新生。全诗意象纯净,节奏明快,在雪花与春天的转换中,完成生命循环的礼赞,寄托对重生与希望的哲思。

(点评 孟文祎)

小雪

平儿

我只是选择了爱你
天色就暗了下来

夹杂着细碎侵袭的风
比雪要冷

说吧,说你要在今夜离开
并且,剥掉那些肤浅的白色

我们终归会在落满寒霜的松树下相见
亦如尘埃

《小雪》以极简笔法勾勒爱的凛冽。诗人将情感与天色同构,“比雪要冷”道出诀别的彻骨寒意。结尾“亦如尘埃”的宿命感,使短暂相遇在松针与寒霜间获得永恒重量。全诗克制而饱满,用雪的意象完成对爱情本质的冷峻凝视。

(点评 潼南)

小雪帖

赵洪伟

节至小雪,阴霾不时占领天空
雪粒子成为冲击地面最奋勇的先鋒

我裹了裹厚厚的羽绒服走在路上
脑海中浮现出四十年前拉白菜的人力车影

驾辕的脊背弯成一张九十度的弓
雪粒搅拌的泥泞穿透脚底的冰冷

一直以为那些年的身影只是偶尔
却不料是三百六十五天的重逢

仰头让雪粒击打在脸上寻找冷静
许多的磨砺强壮了我的骨骼肌肉意志和神经

下雪或者晴朗都是一种生活的必经
被窝的温暖才是甜甜的安宁

我在小雪的餐桌上加温了一杯黄酒
恭祝所有的生命,福寿康宁

《小雪帖》在现实与回忆间构筑时空对话。雪粒击打现代的羽绒服,却穿透四十年时空,落在拉菜人弓起的脊背上。诗人以黄酒的温度融化往昔艰辛,在生活磨砺中提炼出宽厚的生命观照——风雪晴暖皆成养分,最终升华为对普世生命的温暖祝福。

(点评 高英英)